回忆---从沙滩到八大学院

**刘君卓**

 **1954年8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们乘坐的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到达终点站-前门火车站。车上乘有上海考上北京各所大学的全部新生（这是上海方面专门为赴京新生而组织的“新生北上团”）。各大学的迎新人员都来车站迎接新生。我们也在北京医学院的迎新人员带领下走出车站登上了等候我们的敞篷卡车。只听得迎新人员对司机说了声“去沙滩”，车就开动了。我独自纳闷：“去沙滩？北京有海滩吗？”卡车在晨曦中行驶，拐了几个弯就到了。我抬头一看：“沙滩后街55号”。 原来，“沙滩”是北京的一个地名。**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宅院，相传此处原是清代一位公主的公主府。房屋和设备都显得古老和陈旧，甚至公用电话也是老式的，电话机固定在墙上，话筒和听筒是分设的。话筒固定在电话机上，听筒则挂在电话机上，可以拿下来放在耳边听，嘴巴对着话筒通话。**

 **经介绍，这里原是北京大学的理学院。而位于沙滩大街上的红楼原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1952年国家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大调整，北京大学包括文学院、理学院等迁到了燕京大学原址。而医学院则从北大分出来单独成立了“北京医学院”。由于位于八大学院地区新建的北医校园尚未完工，所以各专业的一年级新生全都要暂时在这里上课。**

 **我们的大学时代就由此开始了。女生们都住在院内的几个大房间里，每个房间住几十人，我住的那间共住了四十多人。男生们都住在大院西边的西斋宿舍。吃饭是在红楼西侧的大饭厅里。在那里还可以开大会、开联欢会、跳集体舞、跳交谊舞等。红楼的楼后面是民主广场，是上体育课的地方。其它课程都在大院里上。**

 **我们开始了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课程的学习。我们听了物理学、无机化学、生物学、中国革命史等大课，并及时记下笔记；我们对溶液中的阳离子、阴离子进行化学提取，我们学会了解剖蛔虫、蚯蚓、大虾、蟾蜍等生物样本；我们绕有兴趣地学着俄文：达伐列希（同志）、乌拉（万岁）；我们新奇地学着拉丁文，拉丁文教室的窗户是临街的，每当任波涛老师带领我们高声朗读：啊---掰---拆---呆------（拉丁文字母A,B,C,D,的读音），啊瓜- 代司提拉它（蒸馏水）等拉丁文单词时，窗外传来了收废品人拉长了嗓门的高频率吆喝声：有洋瓶子----我买-----，-----。此起彼伏。**

 **学期快结束时，听说期末考试是口试，大家都非常紧张。林克椿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生动的动员报告，消除了我们的顾虑，顺利地通过了口试。寒假来临时，北医校园已建成，通知我们在寒假里搬过去，下学期就在新校园开课。**

 **当我们作为最后一批学子告别沙滩，意味着一百多年来一直是高等学府所在地的沙滩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以后，她将担负起别的任务了。**

 **1955年初我们搬进了位于海淀区八大学院地区的北京医学院新校址。我们非常荣幸成为第一批进园的学生。当时校园仅是初见规模，学生宿舍还只有男生住的3号楼和女生住的4号楼。 刚进楼时，楼里虽已有了自来水，但下水道还没通，厕所也不能用。洗漱下来的脏水要倒在一个挺大的空油桶里，利用虹吸作用通过窗户排到楼下。并在现在的2号楼东侧（那时还没2号楼）挖了一排露天厕所，暂时解决问题。没过多久，下水道开通了，露天厕所也就被填平了。**

 **进校时，只有生理楼和生化楼已落成启用，这是最早建成的两座教学楼。不久，解剖楼、老公卫楼也相继启用。几年后又有了病理楼、图书馆、1号楼、2号楼、7号楼等多个教学楼和宿舍楼。我们坐在宽敞的阶梯教室里听课，在明亮的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们学了普通基础课、各门医学基础课、临床基础课、临床课、卫生学基础课、各门卫生专业课；我们到过医院、工厂、煤矿、农村去进行专业实践；我们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参加过建造老跃进厅的劳动；我们紧张而愉快地学习着、实践着、生活着、忙碌着。一转眼，五年到了，我们都毕业了。同学们纷纷奔赴祖国各地，我和少数同学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至今，我在北医已有58年了。现在的北医已有了多座现代化设备的教学大楼和科研大楼、以及宽敞舒适并备有配套卫生设备的学生公寓和留学生公寓。回想起沙滩的大房间宿舍、陈旧的教学条件、建园初期的露天厕所，深感母校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校园发生了巨大变化，耳目一新，令人振奋。**

 **我曾经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图书馆的展柜里，看到一幅哈佛最初的校舍图。校舍是1636年在查尔斯河畔建立的几间小房子。 哈佛就是从这几间小房子起步的。现已成为全球顶级高校的哈佛，仍不忘记三百多年前的起步，令人敬佩。所以，我也会记住北医校园的起步发展，这样，我会更加热爱母校，更加珍视母校取得的成果，更加关注母校的今后发展。并且，我也为自己能是一名沙滩的末批学子、北医校园的首批入住者并亲自经历了北医发展变化至今的北医人而自豪。**

**愿母校永葆青春。**

**写于 2012年10月母校百年华诞之际**

